College and Job 职业教育发展, 2026, 15(11), 45-48
Published Online November 2026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ve
https://doi.org/10.12677/ve.2026.1511460

Hans汉斯

以数智技术赋能大学生德育教育提质增效

金博豪

西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西藏 拉萨

收稿日期：2026年9月23日；录用日期：2026年10月27日；发布日期：2026年11月5日

摘　要

大学生德育教育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核心环节，其质量提升直接关乎担当民族复兴大任时代新人的培养成效。本文立足数智技术的技术特性，系统阐释数智技术赋能大学生德育提质增效的内在逻辑与价值意蕴，揭示以数智技术赋能大学生德育教育提质增效面临的现实梗阻，剖析依托数智技术赋能大学生德育教育提质增效的有效策略。

关键词

数智技术，大学生，德育教育

Empowering the Quality Improvement of College Students' Moral Education with Digit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Bohao Jin

School of Marxism Studies, Xizang University, Lhasa Xizang

Received: September 23, 2026; accepted: October 27, 2026; published: November 5, 2026

Abstract

Moral education for college students serves as a core component in fulfilling the fundamental task of fostering virtue through education. Its quality enhancement is directly associated with the cultivation of new-era talents tasked with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Based on the technical attributes of digit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elaborates the internal logic and value implication of empowering the quality improvement of college students' moral education via digit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It reveals the practical obstacles in this process and analyzes effective strategies for promoting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college students'

文章引用: 金博豪. 以数智技术赋能大学生德育教育提质增效[J]. 职业教育发展, 2026, 15(11): 45-48.
DOI: 10.12677/ve.2026.1511460

moral education enabled by digit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Keywords

Digital-Intelligent Technology, College Students, Moral Education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人无德不立，育人的根本在于立德。教育远不只是智力开发与知识传授，更重要的是对学生进行德育，培养学生良好的道德品质和道德人格[1]。进入新时代，我国高等教育正式步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德育作为高等教育的灵魂与底色，亟需突破传统模式的路径依赖，实现理念更新、方法创新与效能提升。以大数据、人工智能、VR/AR、区块链为代表的数智技术，正深刻重塑社会生产生活方式，也为教育领域的系统性变革注入了全新动能。教育部等九部门于 2025 年 4 月联合印发的《教育部等九部门关于加快推进教育数字化的意见》提出“坚持改革创新，主动顺应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发展趋势”[2]。数智技术与德育教育的深度融合，并非简单的技术工具叠加，而是为破解传统德育“单向灌输”“千人一面”“重知轻行”等长期存在的痛点提供了全新的解决方案。

2. 数智技术赋能大学生德育教育的核心逻辑与价值意蕴

2.1. 内在逻辑：技术工具理性与德育价值理性的双向契合

一方面，数智技术的感知、计算、交互与模拟特性，可实现德育数据的全面采集、智能分析与精准应用，破解传统德育模式中信息不对称、供需不匹配、过程难追踪等固有难题，推动德育工作从“经验驱动”向“数据驱动”转型，从“粗放管理”向“精准施策”升级。但必须明确的是技术应用的范围、强度与边界，都要接受“是否有利于人的全面发展”这一价值尺度的检验，防止技术僭越育人目的。另一方面，德育教育的本质是价值引导、人格塑造与行为养成，技术始终是服务于育人目标的工具手段，必须遵循德育的内在规律，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根本目的，规避技术异化与本末倒置问题。二者的双向契合、同频共振，构成了数智技术有效赋能德育教育的核心前提与根本遵循。

2.2. 价值意蕴：推动德育教育全链条系统性升级

其一，在内容供给维度，可实现从“统一配送”到“精准滴灌”的范式转变。数智技术能够精准识别学生的认知特点、思想动态与需求差异，提供个性化、分众化的德育内容，有效提升德育内容的接受度与感染力。其二，在实践育人维度，可实现从“物理空间”到“虚实融合”的场景拓展。虚拟仿真技术打破了时空限制，能够“通过还原红色教育基地、历史事件场景和时政热点现场等，打造沉浸式教学空间”[3]，为学生构构建逼真的学习场景，有助于让学生在实践中强化道德体验与行为养成。其三，在评价方式维度，可实现从“结果评判”到“过程增值”的模式转型。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能够实现德育过程的全周期记录与多维度分析，使评价结果更客观、更全面，也更具发展性与引导性。其四，在主体能力维度，可实现从“经验型教师”到“数智型教师”的能力升级。推动教师系统掌握数智工具应用能力，提升德育教学的精准性与创新性，构建适应数字化时代要求的专业化德育师资队伍。

3. 以数智技术赋能大学生德育教育提质增效的风险审视

3.1. 数据隐私越界：学生德育数据的过度采集与人格权益风险

德育数字化高度依赖数据，而德育数据又具有特殊的敏感性——它不仅包括学业成绩，更延伸至思想动态、情绪状态、行为轨迹、社交关系乃至面部表情与语音语调。为追求“全样本”“全场景”的画像精度，部分高校存在过度采集的倾向：出入校门的人脸识别、课堂专注度的视频分析、校园消费与网络行为的持续留痕，都可能在学生未充分知情的情况下被汇聚分析。思想与心理层面的数据一旦泄露、被算法标签化或被挪作管理、评优、推免等他途，侵害的就不只是一般意义上的个人信息，而是学生的人格尊严、人格自由与受教育者的主体地位。更值得警惕的是，德育数据的采集往往以“为你好”“精准育人”的名义展开，这种温情脉脉的权力运作更具隐蔽性，学生很难意识到自己正在被持续观察与归类。数据隐私边界一旦失守，德育这一最应当尊重人的事业，就可能异化为对人的全方位监控。

3.2. 算法主导膨胀：价值理性被技术逻辑稀释

算法推荐的初衷是精准推送，但在效率逻辑的驱动下，容易走向自身的反面。其一，算法为迎合学生偏好而推送内容，客观上构筑起“信息茧房”：学生越关注什么，算法就越重复什么，本应开阔视野、引导价值超越的德育内容，反而被窄化为其既有立场的回声，价值引领的开放性与批判性被悄然消解。其二，算法系统追求的是“可解释、可预测、可干预”的行为改变，它擅长调整学生“做什么”，却难以、也无意回答学生“为何应当如此”。当德育被简化为一套输入—输出的行为工程，理想信念、道德选择中的自由与责任、价值信仰中的超越性维度，便在量化指标中被蒸发。其三，在工具理性的自我扩张下，平台逻辑与数据指标可能反过来主导德育目标的设定，出现“指标引导育人、数据定义成长”的倒置，价值理性从“立法者”沦为技术系统的“注脚”。

3.3. 主体地位弱化：师生道德主体性的双重消解

德育是人与人之间精神相遇的活动，其有效性建立在教师的言传身教与情感关怀、学生的自主选择与实践反思之上。数智系统的深度介入可能从两个方向削弱这一主体结构。就教师而言，当学情分析、评语生成、答疑辅导越来越多地由智能平台承担，部分教师可能退化为系统指令的执行者，与学生之间面对面的情感交流、价值对话被人机界面所中介，德育中最珍贵的人格感染与精神引导随之弱化，“违背了思政课‘价值塑造’的要义”[4]。就学生而言，虚拟仿真实践虽能提供沉浸式体验，但“安全可控、可反复重置”的虚拟环境恰恰取消了道德选择的真实重量——在虚拟世界里，错误的选择可以一键重来，而真实生活中的道德抉择意味着不可逆的责任与后果。长期习惯于在系统中完成道德任务，学生可能形成对技术路径的依赖，其独立判断、责任担当与真实道德行动的能力反而得不到磨砺。

4. 以数智技术赋能大学生德育教育提质增效的有效策略

4.1. 筑牢数据伦理边界：在知情同意中保护学生隐私

应对数据隐私风险，首要的是为德育数据的采集与使用划定刚性边界。其一，确立“最小必要”与“知情同意”原则。德育数据的采集范围应以实现育人目的为限，与育人目标无关的人脸、情绪、消费、社交等敏感信息不得纳入；采集前须以学生真正能够理解的方式充分告知用途、范围与保存期限，由学生或其监护人作出明确同意，并提供便捷的撤回渠道，杜绝“默认勾选”“一揽子授权”。其二，建立德育数据的分级分类与闭环管理。区分一般教学数据与思想心理类敏感数据，对后者实行严格的访问控制、脱敏处理与定期删除，严禁将德育数据挪用于评优、推免、奖惩等无关场景。其三，健全学习机制。组织

教师深入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1]《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2]等法律法规，引导其树立正确的数据观，并将数据伦理纳入德育工作考核，使技术应用始终处在法治与伦理的框架之内。

4.2. 坚持价值理性领航：以育人目的规范技术应用

应对算法主导风险，关键在于让价值理性重新掌握对工具理性的领导权。其一，坚持育人目标对算法的反向校准。算法推荐的内容清单、权重设置与推送节奏，不能由平台单方的流量逻辑决定，而应在德育工作者、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教师与伦理专家的共同参与下设定，确保技术服务于立德树人而非迎合低俗偏好。其二，主动打破“信息茧房”。在个性化推送之外保留必要的“价值闯入”环节，有意识地引入不同立场、不同视域的优质德育资源，引导学生在比较、辨析与对话中形成稳定的价值判断，而非在算法投喂中固化成见。其三，保持技术应用的克制。凡是涉及理想信念、信仰抉择等超越性价值的环节，应坚持面对面的师生对话与实践体悟，不以算法的行为预测替代人的自由选择，在“可计算”与“不可计算”之间守住教育的人文底线。

4.3. 回归育人主体：在人机协同中守护师生的道德主体性

思想政治工作，其核心在于对人的关注与引导[5]。因此，这要求我们积极应对主体弱化风险，明确技术的辅助地位与人的中心地位。一方面，落实教师在德育中的主导作用。数智技术虽能大幅提升德育工作的研判效率与覆盖广度，却无法承载价值引领所需的情感温度与人格感染力。教师要主动建立“人主技辅”的协同思维，既要善用智能平台的学情分析、过程追踪功能精准把握学生成长困惑，也要警惕算法逻辑对育人过程的异化，跳出“数据定优劣、推送代设计”的路径依赖，在日常谈心、价值辨析、榜样示范中传递正确立场，以人文关怀校准技术偏差，牢牢守住德育育人的主导权。另一方面，尊重学生在德育中的主体地位。数智场域中算法推荐固化、信息碎片化传播容易弱化学生独立道德判断能力，使其陷入被动接受价值投喂的主体缺位状态。德育实践要摒弃“技术单向灌输”的固化模式，充分尊重学生的道德建构自主性，依托沉浸式数智德育场景引导学生主动参与多元价值辨析、算法伦理反思与道德实践体验，打破“盲从算法、被动规训”的思维惯性，激发其自我教育、自我提升的内生动力。

参考文献

[1] 闵馨文. 中华传统孝文化融入大学生德育的三维审视[J]. 大众文艺, 2026(10): 130-132.

[2] 教育部等九部门关于加快推进教育数字化的意见[EB/OL]. 2025-04-11. https://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504/content_7019045.htm, 2025-12-05.

[3] 丁露露, 尚小强. 数智赋能高校思政课教学实践提升路径研究[J]. 新疆开放大学学报, 2026, 30(3): 28-31.

[4] 姬杨, 仵新雨. 数智赋能高校精准思政的内在机理与实践路径[J]. 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 2026, 42(7): 60-67.

[5] 陈怡帆. 数智赋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创新方法逻辑理路研究[J]. 华北电力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6(4): 133-140.

[1]https://www.cac.gov.cn/2021-08/20/c_1631050028355286.htm
[2]https://www.cac.gov.cn/2021-06/11/c_1624994566919140.htm?eqid=cc4d9606002f5ffd000000036438bcc8